

佛說四十二章經講話（十四）

■ 聖 印 ■

於台灣正聲廣播電臺播講

接着佛披胸示相說：「你只知要見我的形相，卻一點也不照我制定的戒去奉行，這樣雖然說是見我，我實在不想見你。因為你這樣的做法，離我的道太遠了。祇有懂得奉行戒法的人，才是我所敬重，也才配來見我！」

於是說了一偈：

「學而多聞，持戒不失，兩世見譽，所願者得；學而寡聞，持戒不完，兩世受痛，喪其本願。夫學有二，常親多聞，安諦解義，雖困不邪。」

失德的比丘聽佛的話，又聽到了這一意義深長的偈語，心中說不出的慚恥與惶恐，立刻向佛頂禮表示真誠改悔，默默反省着。那位升天比丘聽後心意欣悅，因此而得法眼，其他所有的天人們，無不對佛所開示的謹敬聽從，依照奉行。

由此可見釋尊之教，決不窮屈，真能發心歸依，那麼大悲心必油然而生。發大悲心，如那位不喝有蟲的水寧死不犯戒的比丘，則其慈悲光明恰如大日之輪，自照照他，照人照動物乃至山川草木無所不照。一枝花朵，一滴水泉都自然地注滿至情。

明白了上述的道理，堅定自己的信念，一心歸佛，決不背戒，才是最要緊的。

第十四章 志與道合

沙門問佛：何者為善？何者最大？佛言：行道守真者善，志與道合者大。

釋義：

此第十四章說明了善莫善於真修，大莫大於實證。行道守真，便能萬善同會；志與道合，於是法界體圓。

說到真修，當然是如上面所說的以持戒為第一。戒，本來是意味「律」的的學處的，雜阿舍經說：「何等為增上學？若比丘住於戒波羅木叉，具足威儀行處，見微細罪則生怖畏，受持學六法（式叉摩那），具足戒（比丘，比丘尼）為的要隨順規矩，保持身心的清淨，並視他們的持戒程度分別日後得到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或阿羅漢等果。這也最是合理性的實證方法。」

主要的認識，戒之所以說是「善」，乃因由於同情，即慈悲喜捨底流露而表現於行為上。雜阿舍經：「佛對一聚落長者說：『若有欲殺我者，我不喜；我若所不喜，他亦如是，云何殺彼？』」是佛的「自遍之法」，固然不僅是對殺生一事，對淫盜妄等事，推理亦同。這樣看來，戒是慈悲的實踐，亦其真價。

說到持戒，持有兩種意義：一、正持，持戒的人須要止息一切的惡事決不可犯，二、作持，不但止息不犯，還要去力行一切的善事。如此作應該作的善事，戒正不應作的惡事，就是持戒。

本章與第十三章都是說六度中的第一種——持戒度。惟有認識持戒的益處，乃是離惡行的過失，離煩惱的垢染，使心意清淨，得無漏智，就更加要持守不失，直到證得真如，法界一切都是圓通無礙，方是學道的目的。

特別於此要將所謂「行道守真」的「真」字作一分析，十九世紀法國大批評家聖柏爾致友人杜富信中討論真、善、美三者的重要程度說：「假如祇讓我們選擇其中之一的話，我有真已足。」這與法國畫家殷格利斯說的：「愛真即可，因為它也就是善與美」不謀而合。因真是內在之物，是一念之誠，持戒重要的即本誠心的一念。而美醜善惡的一切現象，無非祇是個人內心的反映。

心地光明，胸懷磊落，雖然是在暗室之中，何嘗沒有青天呢？反過來說，心有魔障，放眼所至，祇是見到齷齪呢了。

在這虛偽的世界中，許多不明正法無道義的人，單上了一付虛偽的面具，周旋於人羣之間，機心重重，失卻了原有的天真，雖然他們自以為應付得體，頗有收穫，實際上無法贏得他人的深信，又遑論敬重呢？

守戒的人，與心懷叵測的人，有天壤之別，所謂「誠存於內而形於外」，內心既具足懇摯親厚之情，有着嘯傲青雲的君子志節，那麼表現於外表的必然有陽春白雪的高深風度，因為有了如此真實寶貴的性格，也自然而然地能得人心。

是的，淺明地說，持戒究竟是什麼？是持的一種真誠的精神。從佛經裏許多傳說的故事，也都可以說明這「真誠」的可貴；一念之誠，村野匹夫，可為百世師。一言之誠，升斗細民，足為天下法。人類心靈的相互感應，祇有憑真誠的精神電波為之傳導。如來濟世濟人的大業，也惟有依着真誠的精神去開展去完成！

第十五章 忍辱明智

沙門問佛：何者多力？何者最明？佛言：忍辱多力，不懷惡故，兼加安健，忍者無惡，必為人尊。心垢滅盡，淨無瑕穢，是為最明。未有天地，逮於今日，十方所有，無有不見，無有不知，無有不聞，得一切智，可謂明矣。

釋義：

沙門請教於佛。什麼是可以稱得上多力的呢？多力是有最大之力，不致隨境而遷，因他法而動，如此不動的力量。又問：什麼是最明——三達智呢？

佛的回答是：能夠行忍辱波羅密的人即是能發生最大力量的人，能滅除垢穢，是最值得人尊敬，是有着遠大無比的光明，其自力可轉一切法，轉塵垢世間為清淨佛土。那時無一絲穢垢如同白璧的心，就像是清風明月的遍照一切，沒有不能見到或不知道的事，即使三世十方，遍一切法無不了知。亦即是必可成佛，這就是明的極致了。

忍辱分事與理二類：事忍是：一、力忍：凡辱境於前，忍耐而不去計較，退讓由他。二、反忍：凡事不責備別人，反過來責自己，深思我一定是得罪了人損益別人，所以人家還報於我。三、忘忍：對受辱的遭遇不以為意，一切處之泰然，極其寬宏大度。至於理忍也有三種：一、觀忍，若是受辱即用智觀察我身本不有，又為何存着人相？如此人我兩亡時，辱境自然消滅。二、善忍，遇到辱境把他當作遇着善知識，反而生出觀善的心，認為這是對我修養心性的一種鼓勵。三、慈忍，當受辱時可憐地方的愚痴，發生大慈的心，生出度脫對方的願望。

說起來忍辱梵語是羸提，新譯是安忍，意義是在艱苦的境遇下沒有怨尤之心，處凌辱的情況也不生惱恨之情，再則於法義當中順信能入。順隨而不逆就是安，堅持而不失就是忍，安而能忍，忍而後安，這就叫做安忍。這有三種：一，耐他怨害忍，是說如果有人把凌虐笑罵誹辱捶打甚至要逼害性命通通加諸我頭上，尚且可以忍耐。二、安受眾苦忍，比如受寒，受熱，受風雨，受饑渴以及老、病、死等都可以忍，安然如同無事。三、能觀察勝覺的慧能於八處生勝解等這叫做法思勝解忍。以上一是堅持慈悲，克伏了瞋恚的心思，二是堅持願行，制住退墜的意念，三是堅持善法，能生慧解。

我們所處的人間，梵語是娑婆世界，譯作堪忍，意思就是一國土的人能夠忍受眾苦，是很難的事，因為難能故而可貴。

誠然，安忍本是一切苦行中的難行，不是見道的人決無法堅忍。因為在生忍之中，安是受人恭敬但不起執着心，其次受大家打罵，也不去瞋恨他。在法忍之中，雖然有一切苦卻不起惱怨的想法，加上有了煩惱這是不厭棄。這就是難行能行了。

菩薩藏經裏記載着佛自述受訶毀的耐他怨害忍：

「我念過去，為大仙人，名修行處。時有惡魔，化作五百健罵丈夫，恆順逐我，興諸惡罵。晝夜去來，行往坐臥；儻仿靜室，聚落俗家，若在街巷，若空閑處，隨我坐立，是諸化魔，以粗惡言毀罵訶責，滿五百年，未曾休慶。舍利子！我自憶昔五百歲中，為諸魔羅之所訶毀，未曾於彼起微恨心。恆興慈教，而用觀

察。舍利子！我於爾時，復作是念……若有衆生，剛強難伏，毀犯尸羅，具諸惡法，爲性濁重，貪瞋痴者。我若於彼作諸利益，是則說我爲難行行者，由我於彼作諸利益速成無上正等菩提，先當令彼證寂滅故。」

另一段佛複述行難行之忍的記叙，也是出自菩薩藏經，而感入至深：

「佛往昔爲忍辱仙人，在大林中修慈忍時，哥利國王將諸姝女入林遊戲。飲食既訖，王小睡息。諸姝女輩採花林間，見此仙人安住彼處，威儀殊特，肅穆慈祥。咸興禮敬，在一面立。爾時仙人爲諸姝女讚說慈忍，言音殊妙，義理周圓，諸姝女等，聽之無厭，久立不去。哥利王覺，不見姝女，拔劍追踪，見在仙人前立，嬌妬隆盛，瞋目奮劍，而問仙人：『汝爲何人，汝作何事？』仙人答言：『我名忍辱，修忍行慈』。王言：『我今試汝，當以利劍，截汝耳鼻，斬汝手足。若不瞋者，知汝修忍』。仙言：『任意。』王卽拔劍，截其耳鼻，斬其手足。而問之曰：『汝心動否？』答言：『我修慈忍，心不動也。』王言：『汝一身在此，無有勢力，雖言不動，誰當信者？』是時仙人作聲言：『若我實修慈忍，血當爲乳』。卽時血變爲乳，王大驚喜，將諸姝女而去。」

以儒家的說法，比如孟子說：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拂行亂其所爲，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」這似乎卽是對安忍的具體說明，不這樣不足以當大任。否則的話，任你讀破詩書萬卷，立了大志氣，還是徒勞無益，因爲不能忍於一時之怒，所謂「忘其身，而及其親。」也就是孔子說的：「小不忍，則亂大謀。」佛教的說安忍，本來就是一種慈悲堅持的修行，盛德的大業。

人不論尊卑貴賤，時不分古今，地不分中外，欲求世出世間之法，必須以忍辱爲始，證果爲終。倘如能夠精進勤修就能做到瑜伽論所說的：「菩提修行忍辱，能斷不忍所對治，是名第一。卽此忍辱，能作自己菩薩資糧，亦卽能作同事攝事成熟有情，是名第二。由此忍辱拔濟自他大怖畏，饒益自他，是名第三。由

是因緣能令菩薩於當來世，無多怨敵，無多隔離，無多憂苦。於觀法中臨命終時，心無憂悔，身壞已後，生於善趣，天世界中，是名第四。」可見一切善法，皆以忍辱爲基。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於是在世間就有成爲聖賢的希望，出世必然能成就菩薩之道。

古人寒山拾得有一段問話：

寒山有一天問拾得：「世間謗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輕我、賤我、厭我、騙我、我該怎麼辦？」
拾得笑笑說：「只是忍他、讓他、由他、避他、耐他、敬他、不要理他，再等幾年，你且看他。」

除此以外，還有沒有別的要訣？」寒山再問。

拾得說：「有，我現在將彌勒菩薩偈唸給你聽，希望你緊緊記牢莫忘！那偈是：『老拙穿破襖，淡飯腹中飽，補破好遮寒，萬事隨緣了。有人罵老拙，老拙只說好。有人打老拙，老拙自睡倒。涕唾在面上，隨他自乾了。我既省氣力，他也無煩惱，這樣波羅密，便是妙中寶。若知這消息，何愁道不了？』」

般若經說：「無毀辱一切衆生，名忍辱波羅密，自身破壞亦不瞋，名親近波羅密，說法令發菩提心，名眞實波羅密，成就這三者，謂之成就摩提波羅密。」

雜寶藏經說：「忍有五德，一無恨，二無訶，三衆生所愛，四有好名聞，五生善道。」尤其大般若經卷第三七六頁說：

「是菩薩從初發心，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其中假使一切有情，各以種種瓦石刀杖，競來加害，是菩薩不起一念憤恨之心。爾時，菩薩應修二忍，何等爲二？一者，應受一切有情辱罵加害，不生憤恨，伏瞋恚心。二者，應起無生法忍。是菩薩摩訶薩，若被種種惡言罵辱或被種種刀杖加害，應審思維，籌量觀察，誰能辱罵？誰能加害？誰受辱罵？若所罵辱，誰受加害？誰起憤恨？誰應忍受？後應觀察一切法性，皆畢竟空。法尚不可得，況當有法性，尚無法性。況有有情，如是觀時，若能罵辱，若能加害，若所加害，皆不見有。乃至分割截身支，其心安忍，都無異念。」

於諸法性，如實觀察，後能證得無生法忍。云何名爲無生法忍？謂令煩惱，毒竟不生；及觀諸法，畢竟不起，微妙妙慧，常無間斷，是故名爲無生法忍。」既是有得於法性畢竟皆空義，所以不見能忍所忍。佛門中有關忍辱明智的可歌可頌的故事多的是，足見佛法的廣大！現再舉一則動人的故事！

佛有一次和富樓那尊者師徒二人的問答：因爲富樓那正準備去到某一國家弘揚佛法，佛對他說：「聽說那一國人性情暴戾得很，不是容易教化的呢？」富樓那回答：「無妨，我將漸漸地教化他們。」

春寒

林大雲

暮春將至，雖稍覺有點春意，但春風過處，依然還覺有點寒冷。天上月亮圓圓，隨伴着小星點點。反映了這熟識的叢林變成一片墨綠。那盛放的杜鵑花，白色的變成銀灰，紅色的變成棗紅。慢慢地，那愁絲不斷地湧上心頭……

像媽媽在身旁低喚：「楚君，你經已長大成人，中學也畢業了，日間在辦公室忙碌地工作，工餘還趕着上學，如非媽媽年老體弱，你亦應該出嫁了，女兒家亦不必讀太多書，還是等待遇到適合的，找一個歸宿吧！將來持家育兒，是你的責任呢」。當時本想反辯她，但還是默默地，想深一層，難道女孩子無須修讀大專，亦無須鑽研學問，只能等待出嫁，只適合料理家務。難道女孩子不可在社會創立自己的事業，不相信，一定不相信，因爲喜愛讀書，且熱愛學問，所以一定要繼續修讀，只怪媽媽的思想還是落後一點罷了。

「要是他們罵了你呢？」佛說。
「我就自己付念：那人是慈悲的，因爲他並未打我。」富樓那溫和地回答。

「設若把你打傷了，你又如何？」
「我將付想：他們是慈悲的，畢竟沒有把我打死！」
「那麼，要是把你給打死了？」
「我會作這麼想：他們依然是慈悲的，使我速離此五濁惡世，免得身受種種苦惱。」

「好了，你的修養到此已經有了成就。」佛讚許他。

一陣春風迎面吹來，且覺寒意還濃，想起從前，我們一同漫步，在那青草坪上，在那山陰小徑，在那叢林間；我們坐在溪旁、樹下、草地，倚在他身旁，靠着他肩膀，俯在他懷裏。我沒有說什麼，亦沒有祈求什麼，但我已經知道我有什麼。

數年前之邂逅，但我們只知姓名而已，未有對話，亦未有來往，但數年後我們又相逢，來得這樣突然，來得這樣融洽，漸漸地，這叢林間，留下不少足跡，像是上天爲我安排似的；在細語喁喁時，他低訴他那理想、志向，我靜靜地聽着，且爲他的志向鼓舞，亦爲他理想祝福，愈是這樣，愈覺得自己渺小，愈擔心這快樂的時光不長了；這樣，說話便失去控制力，不期然地衝口而出，說時那樣認真。想不到他也這樣認真。這樣就失去了他，這是爲什麼，只是覺得他在心中之重要性吧了！

眺望前邊，遠處有熟識的影子似的，走近一看，只是別人吧了。這是幻影，還是上天有意捉弄呢！

淚盈盈的，且湧出了眼眶，以至粉臉，滴在花間，或流到裙邊，一陣春風撲臉，眼淚也被吹乾了，臉兒感覺有點刺痛，亦覺有點寒意，不期然發起抖來，如果他還在身旁，他會立刻爲我披上外衣，但這已成過去，只留下一片憧憬罷了。

夜深了，月兒當空，風亦較爲強烈，感覺春寒刺骨，帶着那冰冷的心，冒着春夜的寒風，踏上歸途。
等得春寒過後，盛夏的溫暖，希望到時帶來一切熱烈的回憶罷。

